

周書

至二十  
二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9

4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11  
D 269  
4

周書二十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王盟字子件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  
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  
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  
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  
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



48-11059

010190558776



李虎是  
唐高祖  
開之二也

岳為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為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王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群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諡曰孝定。子勵。字魏興。性從。媿。神。嘗。辨。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眾。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諡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為公。增邑



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静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誼倜儻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卽位。進封揚國公。拜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太祖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孺。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畱守功。增邑八百戶。



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徃，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詵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繒綵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漑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氣旣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臯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群



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睽。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舍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朕廟堂。元戎啟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戍。成都不守。浮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關地千都。荒服畏威。曠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觀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鐘留王等戰。破之。同拔其洮陽。共一作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迴之弟也。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太祖西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



年授帳內都督。從儀同李諱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綱驍果，有齊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爲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乃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綱兄迴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非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孝閔帝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子在宮，必無內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



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眾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戶。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賚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武。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運。別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迴。事在迴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隋代郡西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為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為領民酋長。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為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為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少龜之敗。隨列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劄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太祖征討。屢有戰功。八年。出為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恒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戶。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畧。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眾。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



衛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群盜競興人皆徇已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卽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及邛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之屢展勲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孝閔帝慶作也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戶州居河外地接戎人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旣衰老恒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荆譙浙湖澧廣蒙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稚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



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九月十二日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二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迴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侯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侯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守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

西川屯園  
氏周回南市



鎮江陵既以內難方殷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為然謂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萬俟呂陵始叱奴興慕連宇文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回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劔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回師為搆外援迴分遣元珍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搆前後戰數十合皆為迴所破搆與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為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之迴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至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致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賜迴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迴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



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宣帝卽位以迴爲大前疑出  
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乃令  
迴子魏安公惇齋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郟公章孝寬代之爲總  
管迴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  
又使候正破六汗哀詣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  
之備迴聞之殺長史及哀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  
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  
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  
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  
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  
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是趙王招已入朝留少  
子在國迴又奉以號令迴弟趙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迴迴令管  
相衛獬毛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州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  
萬榮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  
東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州以應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  
南連陳人以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卽以韋孝寬爲  
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  
隋文帝又遣高頴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  
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  
迴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  
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  
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  
等軍失利而怯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頴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  
因其擾而乘之迴大敗遂入鄴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



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迴末年衰髦，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迴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敕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兼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所管益漢新如龍小青澗戎寧汶陵遂

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恭，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舉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恭、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甚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畧，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恭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



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甚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為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印、崔瞻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皇。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操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高澄遣武陽武陽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遭大後承納，女為靜帝后。尋出為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迴不受代，遂欲與迴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為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邳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邳隨、溫、應、士、順、沔、岳九州，魯山、甌山、沱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冰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為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為都督安趙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隋公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為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消難之赴邕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



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九月十三日 午後晴有涼風至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揚寬 兄穆儉

柳慶 子機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義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義言論義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為府長流參軍及萬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還仍除雍州刺史

西州七鳳苞  
氏周周周周



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寅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揚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為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寅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寅送洛留惠達為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議岳為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為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為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右及太祖為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為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戮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太祖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為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為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

麥積崖

岳為秦州司馬安輯隴



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荅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顯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河間人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寅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寅深然之及寶寅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寅爲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寅征討寶寅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寅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啟景爲行臺郎中賀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博學強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軍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卒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



恭寬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王今強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顥乃止。孝莊踐祚。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果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強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寬與爾朱能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揚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卽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爲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



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揚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而尋禮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欲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改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儻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揚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騎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閭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畧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揚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



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  
 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幽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為尚書左僕射將  
 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  
 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  
 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寬  
 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  
 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  
 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  
 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寬二  
 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  
 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  
 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  
 州刺史少弟也復守景員備谷儀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  
 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  
 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  
 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  
 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  
 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  
 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  
 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為  
 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  
 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縉守同州別駕宋

周書二十二

六



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卽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後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更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昔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旣葬。乃與諸兒負土成墳。服闕。除中堅將軍。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卽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旣未至。朕欲往荊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宇文諱。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諱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領記室。轉戶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



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匈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絨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書寢。慶曰。主人持以病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詔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旣衆。似是烏合。旣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







三司司宗史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善草隸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揚素為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揚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篤蚪檜蚪檜並自有傳驚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為洛州刺史召為主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為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為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即降附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時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為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

同書二十一

十



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施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摘奸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爲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戶。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爲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陳王純出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寅。揚寬荷恩於晉泰。旣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王。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懷匪躬之節。蒞官從政。著清白之美。益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避權寵。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契闊

九月十四日



廿月廿五日

魏書卷之九十一 蘇綽傳

蘇綽字季武。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

周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

王佐之才

又行蜀

蘇綽字令綽



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



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若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中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待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實也，智不自周，必待



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菓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有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

擢賢良

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



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克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郡而云無士且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



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  
之，則天下之士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  
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  
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  
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  
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  
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  
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  
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  
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  
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  
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  
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  
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  
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  
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  
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  
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  
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  
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  
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  
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



中科而慕其上善。如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

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或。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



李虎

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虎，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數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不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

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斃。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



生利用享

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讐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於茲六物。寔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悖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昔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虎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白。



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逃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明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

神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凡諸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軍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

佛性論  
七經論  
蘇威傳  
朝佐命之



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  
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  
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  
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  
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  
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  
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大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  
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疆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黨州鄉  
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  
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  
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愷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  
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  
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  
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已於吐握其知賢也  
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  
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地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  
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  
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  
流後嗣宜哉







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強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眾職。地官府領司空等眾職。春官府領宗伯等眾職。夏官府領司馬等眾職。秋官府領司寇等眾職。冬官府領司空等眾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眾職。又專用秦漢等官。今畧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大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中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  
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

年縣令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  
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

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宄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  
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

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付列曹參軍冠軍輔國

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

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

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

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

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

戶不滿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彊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

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

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

軍右正一命

威武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

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

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

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

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

司為儀同大將軍

案此傳職文也

周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李賢 弟遠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  
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暹。襲領父兵。鎮於高  
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涇原東秦  
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  
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為台牧。卿其勉之。  
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  
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彊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  
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四。  
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方侯醜奴。據岐涇等諸州。

及古制

一

西川毛鳳樓  
氏書局印



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方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方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結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旣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于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還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藥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通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斲賢聞道起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入城而賊黨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卽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邳縣公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



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察夜鼓噪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

冊不夜自反矣寧不從熾頗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

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察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



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群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支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畧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甌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士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棗椹，尚懷好音，矧慈惠矣，其庸可忘。今巡無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一援軍，賢率千騎禦之。

一、要一、腰也



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羗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遷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

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群兒爲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畧知指趣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棄機肆其毒螫。王畧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卽異。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雅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



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疋，并弓刀衣馬等。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賈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東畧，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己。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



石射中子

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援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畧。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為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疋。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龍匹夫。才藝具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

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是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眾而舉。何足為亂。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眾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



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還。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兄。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促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於是護。入言植。并逼遠。令自殺。明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讓。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勲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謚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群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婦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勲。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卽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



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旣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旣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遣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卽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名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詐。嫌隙旣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







由祖自

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  
 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  
 縣令泉璨爲民所訟。准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  
 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  
 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  
 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  
 下。吾昔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  
 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群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  
 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  
 其業。吏民表請爲儉爲又除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二  
 載。徵收爲又除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群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  
 祖謂左右曰。此公間雅。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  
 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又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咎內附。初遣使入朝。至  
 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  
 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  
 晚。儉乃著羈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  
 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  
 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啟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  
 問其經畧。儉對曰。今江陵旣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  
 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  
 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旣  
 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  
 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



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遺啟世宗請葬於大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鄒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卽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系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量。望之儼然。別儕莫敢褻狎。稚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欵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群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爲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啟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



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卜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徃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遺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群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

有人次曰臣救其惡既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譏其次答

者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邠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祭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卽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卽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兕字若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



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勲累遷大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鐸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官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

尚不樂其况作乎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樂典  
九月十六  
日午後

及古司  
尾長







赫連達字朔周盛一作成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嶽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爲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讐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叙勳義以達首逆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旨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卽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



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嶽西征引爲帳

內大魏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之斡力絕倫被甲荷大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爵石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通直散騎常侍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從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以珠金帶一腰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却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



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褒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迥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乃俟魏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

贈原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嶽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目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邑



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卽位，拜小司馬。少



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獲鎮原州，頃之授宣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卽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

好學，有幹能。起家魏黃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宜武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迴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貫之後，爲邛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



大汧

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  
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  
陽郡公增邑二千戶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  
入為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  
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恒燕五  
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勲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  
著勲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  
嶽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嶽之眾見威奇之引為  
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  
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  
侍進爵為公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

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

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戶五

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毛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

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民和

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水

附威與達奚武率眾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

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迴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

初進位柱國復為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

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傳出為

寧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

前五千戶復為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

孝字晚



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爾朱天光引爲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嶽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嶽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侯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瓜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授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羗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為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為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暹退保總一作紀南。令副總管高珠拒守。明徹退乃還江。尋以弘為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解律明月出軍定。以為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為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子恭嗣。恭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勲。進恭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嶽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太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樂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隴東郡守。尋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戰沙苑。與獨孤

出為



梁企定

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清一作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閭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為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貨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為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羣盜。平之。悅表臺為假節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頗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嶽又引為心膂。嶽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詔一作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



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却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死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嘆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瀝州刺史。臺性疎通。恕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蹠。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祖麒麟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餼。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



慶乎。不復爲仇讐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賜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闕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旣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閣。尋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



敖曹圍洛陽。太祖將襲秦，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擒也。旣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秦，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克斤，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謚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閱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各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哉。

九月十七日午刻了之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終





